

香港人家

HONG KONG



梁榮華載上專程為本月十二日的國際賽馬日表演而訂造的印第安頭飾



激鼓樂社的標誌是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而創辦人梁榮華（Ban）精通世界各地的鼓樂器，他說，自己對鼓樂的熱情，就好似紅火般熾熱。
文：虢書
圖：林良堅，部分由受訪者提供

梁榮華 迷在鼓裡 打出天地

55 歲的 Ban 醉心鼓樂 40 多年，年輕時家境清貧，不惜一日只睡三、四個小時，積極賺錢學鼓、買鼓。十多年前成立鼓社，至今已經有逾千隻來自世界各地的鼓。他形容自己是「世界吸」，集衆家之長，創自己獨有的風格。他希望有日可集合 500 人來一次大型鼓樂表演，不為創紀錄，只希望將鼓樂文化推廣開去。

「小學六年班，因為家窮要去夜總會工作，台上有脫衣舞表演，但我被後面伴奏的非洲鼓深深吸引。」從那一刻起，Ban 與鼓結下不解之緣，再也戒不掉。當時工會免費教打中國鼓，只給會員學習，「難得見到有小孩那麼熱衷打鼓，所以收了我一起學」。因爲要懂得音樂原理、看五線譜、節奏，他還一併學習其他樂器：二胡、古箏、揚琴、琵琶等等。直至 14 年前認識一班打非洲鼓的朋友，兒時非洲鼓的記憶被喚醒，「這群非洲人玩的就是我當年想要的，我就一直跟着他們學。」

由於音樂在當時賺不了錢，家境也不富裕，曾經是游泳運動員的 Ban 唯有早上四、五點起來當教練賺生活費，晚上鑽研音樂到凌晨兩三點，每天只能睡 3 到 4 小時。「兩個都是我的興趣，不可以放棄任何一個，音樂也不能讓我生存，20 到 25 歲我每天都這樣過，當時只有一個信息，就是太窮，所以自己講：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窮。」



19 歲的黃芷蔚跟 Ban 學鼓 8 年，現在成爲鼓社的助教。她說，打鼓很開心，即使雙手流血、長滿繭，也不願放棄

儲錢買鼓 三餐吃雞尾包

教游泳賺到的錢，除了交家用，一日三餐捱雞尾包，存夠錢全部用來買鼓。說起買下第一隻鼓的心情，他仍顯得喜上眉梢。「簡直想抱着它睡，喜歡得不得了。」當時一隻鼓要 3000 多元，他笑言：「當時黃金都只是一千元一兩，我用幾兩金買一隻鼓。」

學音律後，Ban 經常四出表演和推廣非洲鼓，但都是免費的。他自嘲：「當時那樣的水平哪有人肯付費啊？」最初在尋找推廣機會時還經常「撞板」，「人家一聽就立刻說『不需要不需要』，不知道非洲鼓是什麼，覺得很吵。」即使是在教會，「我一打，牧師已經婉轉地說：『你坐到那邊去好嗎？聲音太大了。』那邊就是廁所門口。」他無奈地說，這些待遇是否被拒絕差不多呢？

Ban 沒有因此灰心，他告訴自己是因爲未達水準，做的東西不是別人的要的。想推廣非洲鼓的決心，讓他堅持到商場、學校做義務表演，教學生打鼓，介紹非洲鼓的歷史；他還自行改編非洲鼓節奏迎合香港人的口味。

掌聲肯定 「練到死都值」

12 年前成立激鼓樂社，Ban 不諱言存有私心。「我是單親家庭，想有其他小朋友陪我兒子成長、一起開心。」豈料越來越多人，學生不下 500 人，鼓樂器也從五六十個累積到現在千多個。日本太鼓、中國鼓、非洲鼓、韓國鼓、少數民族鼓。一有時間就到世界各地買鼓、學習。全部鼓都是自己存錢買，他笑言：「否則怎麼會搞得一無所有？」



沙田馬場國慶日表演（香港賽馬會提供）



這套服裝以漢服爲基礎，融入蒙族和日本民族風格，象徵香港的多元文化特色。身穿這套服裝打鼓的湯的兒（左）學了鼓近十年，她形容 Ban 就像家人，教鼓時很嚴格，自己從他身上還學習到如何做人

場地所限，鼓社只能在工廠大廈的走廊練習，沒有冷氣和新鮮空氣，成員每次都練到一身汗。每次練習時間通常是 15 至 20 分鐘，有一次沒有叫停，學生邊練邊互相鼓勵，到最後每個人都受傷都流血。Ban 感觸地說：「我現在一無所有，幸而還有這群小朋友、有鼓。」他相信現在鼓社所做的，香港再沒別人願意做，這班小朋友就在做同齡人不願做的事。

國慶、國際賽馬日表演，Ban 的鼓社現在經常受邀演出。讓他印象最深的是十多年前沙田馬場周年慶的表演，那是第一次有大型表演邀請他們，他表示：「好緊張，簡直是興奮。有這麼大型的機構邀請你去表演，是職業性的付費邀請，還可以自由發揮，從未試過！這麼多年了，終於有人肯定了。」

去年 H1N1 甲型流感時期，他在會展爲國際醫學會議的表演回避時，行政長官曾蔭權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專程前往觀看，特首連聲稱讚。表演結束後，全場觀眾掌聲雷動。「當場眼淚就流出來了，是一個國際性場合，觀眾給了我們最直接的反應，再多的錢都比不上這個，練到死都值得。」

最大夢想 500 人齊擊鼓

有不少明星藝人和「有來頭的人物」都是 Ban 的學生，但鼓社看不到一張和他們的合照。「我不需要靠他們提高我們的地位，而是靠自己的實力。」他至今仍是見到新鼓就想學，花再多時間也是值得，但年紀大了，希望交給兒子和學生去做，在創作時亦加入年輕人的想法。

他不願意用「艱難」來形容自己的經歷，自從選擇音樂，「我根本沒有好日子過過，不知道什麼叫艱難。」大家都在睡覺的時候，他已經起床工作，雖然在外人看來很辛苦，但他卻經常把幸運掛在嘴邊，因自己可以一直從事最喜歡的工作，爲自己帶來快樂。

香港沒有鼓樂方面的傳統，他便做一個「世界吸」——吸收各種精華，創造自己的文化特色。總結自己的打鼓風格，是吃得苦、多元化、野性不羈，希望讓更多香港人認識。Ban 透露：「希望有個場地，可以 500 人一起表演，不是創造紀錄，而是打出我們的文化。這是我一生的夢想，我已經準備好了。」



走出婚姻低谷

空。」他還開玩笑地說，感謝太太的離開，讓他重新開始打鼓。

現時鼓社中有不少是邊緣青年，有一個經常偷錢的男孩，無論朋友、家人和老師都判他「死刑」，人人厭惡。「我當場抓住他（偷錢）都不知多少次了」，好多人勸 Ban 趕他走，但他沒有這麼做，反而耐心引導他、講道理，了解他背後的原因，成功讓他重返校園，也杜絕了一切不良嗜好。

Ban 亦曾經邀請得生團契的 20 個改過自新的青少年，一同參與亞洲小姐選舉的表演。「人人練排時都好興奮，起勁地練，完全停不下來。」表演前三日試裝服裝，導演發現這些青少年身上都有紋身，「左青龍右白虎」，即時不同意他們上台表演。當時每個人都哭了，他們很傷心失去了一個告訴家人「我有改過」的機會。Ban 說，他很喜歡與人分享這個故事，希望起到警示作用：「有些事情做錯了，沒得回頭。」

父子情深 愛兒眼中偶像

有次去教會看到有人玩音樂，激勵他重回鼓樂懷抱。他分享說，若遇到挫折，最重要是找到自己喜歡做的事，從悲傷中跳出，鑽牛角尖只有死路一條。「想寬一點，是另一片天

子承父業

以鼓助人



到更多。」

雖然小時候對打鼓的興趣一般，但現在梁楚弼已把鼓歸爲生命的一部分，不能放棄。在城市大學心理學畢業後，現時 25 歲的他正在香港大學修讀社會科學研究生，鑽研用非洲鼓幫助人減壓和治療情緒問題。他曾用這個方法幫助鼓社一些有情緒問題的小朋友，親眼看到他們的轉變，還有些不敢與人打交道的，也變得越來越有自信，讓他感到非常滿足。

「家長很放心把孩子放在鼓社，因爲這裡不單是教他們打鼓，而是用心去栽培他們，從身心、社交等各個方面（幫助他們）。」梁楚弼說，即使以後有另一個事業方向，也只會像一棵樹新生長出的樹枝，他始終會以鼓社爲根基。

下周馬場表演「聯合國」鼓樂

下星期日，Ban 和他的鼓隊將迎來另一場大型表演，融合十多種不同地方的鼓，給市民帶來視覺和聽覺的盛宴。

本月 12 日在沙田馬場將上演一場國際賽馬盛事，來自世界各地的名駒將與本地頂尖馬匹角逐各項殊榮。香港賽馬會邀請 Ban 和他的「激鼓樂社」擔任開場表演嘉賓。

Ban 和他的鼓社成員，上月初開始構思和練習，特別創作了一段融合超過十多款世界不同地方鼓樂的表演。他說：「到時會有至少 40 個 14 至 25 歲的青少年一起接連表演印第安紅番鼓、日本太鼓、中國鼓、韓國鼓、法國及英美軍鼓等，相信在香港很難得可以這麼近距離看到如此傳統的日本太鼓表演。我們還會留十幾隻鼓讓市民試打。」

本次表演的服裝也是由 Ban 一手包辦，專程訂製了十多個價值 500 至 700 美元的印第安人頭飾，還設計了多種民族元素結合的服裝。甚至



本月十三日的表演排練

自己造鼓，因爲鼓皮特別厚，將以激昂的鼓樂震撼全場觀眾。

完成這個表演，Ban 的下一個大計，是希望明年 7 至 8 月間，可邀請到來自中國內地、港、台與日本的藝術家同台舉行音樂會。